

# 蕭友梅先生五年祭

鴻 倪

## 一 傳略

蕭友梅先生字雪朋，一字思鶴，原籍廣東省中山縣。幼居澳門，曾受教會音樂之熏陶，決心獻身於音樂教育。十八歲得公費赴日本留學，入東京國立高等師範附中，同時入東京音樂專門學校習鋼琴與唱歌。附中畢業後，經法政大學的高等預科而入帝國大學文科教育系，仍在音樂學校學鋼琴。孫總理來日時，曾與同住一宿舍中，蕭先生由是加入同盟會。

他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帝大，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，回國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祕書，旋奉派往廣州辦教育，但他覺得有一個夙願未償，即研究音樂尙未到家，他一知道政府將派遣歐洲留學生，便馬上辭官，請求派往德國，重度其學生生活。

民國元年，他在德國入來比錫 (Leipzig) 音樂院的理論

作曲科專攻音樂理論，同時在該城的國立大學哲學科研究教育。民國五年他以『中國古代樂器考』一書得哲學博士學位後，轉入柏林大學繼續研究，同時在 Sinyakademie (創辦於一七九一年，為柏林最老音樂研究所) 研究音樂。時第一次歐戰方酣，交通阻塞，匯兌不通，蕭先生被困柏林，飽



蕭友梅先生遺像

普黑麵包滋味。直至停戰後之翌年(一九二〇年)，始得經法國乘船回國。回國後先後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音樂科

主任，國立女子大學音樂科主任，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主任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主任等職。

民國十六年冬，先生奉大學院蔡院長元培之命，在上海創立國立音樂院（即日後之國立音專）。這時他年四十三，為一生中創造力最富的階段，而他畢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業便在這時創始。

音專創辦後經費異常困難，且無固定校舍，六年內四遷其校址。及一、二、八戰爭之後，頗有停頓之勢。幸蕭先生以堅苦不移之毅力，繼續撐持，得以不墮。

二十四年秋季，音專自建校舍於市中心區，惟不出二年，八一三戰事又起，音專被迫再遷入法租界。不久上海淪為『孤島』，他在困難與危險中堅韌經營，同時和他不健康的身體作生死的搏鬥，常常力疾從公，並曾帶病往漢口，向教育當局請示方針，往來奔走，鞠躬盡瘁，二十九年冬竟一病不起，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於上海體仁醫院。

溯先生生於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，享年五十六歲。綜觀這五十六年，約略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：（一）自出世至十八歲為青年期，居原籍及澳門；（二）自十九至二十八歲為留日期；（三）自二十九歲至三十六歲為留德期；（四）自三十六至四十三歲在北平從事音樂教育；（五）自四十三歲至逝世主持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，凡十三年又二月。

和一般人想像中的音樂家兩樣，蕭先生絲毫沒有所謂藝術家脾氣。他可以說是一個理智強於感情的男人，私生活

一向嚴肅。論浪漫史，會令讀者失望，因為一無足述。他四十八歲始與滬江大學畢業生成粹真女子結婚。有子女各一，子勤，女雪真，現均肄業於上海中西小學校。蕭夫人則不幸於民國三十三年病逝。

## 二 音專素描

提到這所上海的「國立音專」，沒有人不想起蕭友梅，提起蕭友梅，也沒有人不想到上海的「國立音專」。這兩個固有名詞有連帶關係，因為音專是蕭先生心血的結晶。現在讓我們把這所舉國稱譽的國立音專，作一較為詳盡的敘述：

音專創辦之前，即民國十六年暑假前，蕭先生所主持的北大附設音樂傳習所，和北平藝術專音樂系，都有隨國立九校合併之議而被裁撤的趨勢。蕭先生不願見樂教之忽然中斷，乃急提出創辦國立音樂院於上海的計劃，得蔡元培先生的贊助，得以通過於國民政府。惟當時政府致力北伐，國庫異常支絀，僅支撥開辦費二千六百元以應付一切設備，每月經常費亦為二千六百元。初賃屋於上海法租界陶爾斐斯路，院長由蔡先生兼任，十一月招生上課，第一屆學生僅二十三名。教授除兼教務主任及代理院長的蕭先生外，有王瑞嫻、李恩科、陳鳳生、吳伯超、朱英、吳章齋、雷通羣諸先生，此外祇有庶務和書記各一名而已。

十七年遷址至霞飛路，再遷至畢助路，學生宿舍則設於

辣斐德路的桃源邨。九月蔡兼院辭職，蕭代理院長真除。

十八年改組爲國立音樂專科學校，仍由蕭先生主持。名教授黃自，查哈羅夫(Zakharoff)，法利國(Foa)，胡周淑安、黃梁就明諸先生先後就聘，教務大振。學校叢書在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，並刊行『樂藝』音樂季刊，這是中國的第一種音樂定期刊物。

一 二八戰事起，音專所受打擊可謂甚大，經費積欠達四月之久，尤令主持者難爲無米之炊。風雨飄搖中幸得蕭校長奮力撐持，否則恐早已關閉了。二十二年時局漸定，音專亦已恢復舊觀。這時樂藝季刊已夭折，蕭先生乃糾合同志，組織『音樂藝文社』，請蔡元培葉公綽二先生任社長，刊行『音樂雜誌』。

二十三年政府撥給音專臨時經費八萬元，加入歷年捐募所得的一萬餘元，已有自建校舍的能力，時市中心區在締造中，音專乃在該區市京路上購地十六畝，建築了三層正校舍一座，兩座練琴室和一座女宿舍，二十四年秋遷入。李維寧，趙伯梅，蕭淑嫻，余甫礎夫(Shewtsoff)，拉查雷夫(Lazareff)，蘇石林(Shushkin)諸教授陸續受聘，初期教授吳伯超亦自海外歸來，至是音專乃踏入其全盛期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烽火又起，八二三的礮聲既作，市中心區淪爲戰場。遂又見國立音專扶老攜幼，流浪於租界之內，重慶其二年前的飄泊生涯。蕭先生已年逾五旬，而勇氣倍增。他說『搬場是音專的家常便飯』，蕭老先生對於指揮搬

場也特富經驗，所以一搬進法租界，立即安頓妥當。

這個學期教授黃自辭去教務主任兼職，遺缺由新聘教授陳洪兼任。陳君勤助蕭老先生在困難的環境中開學上課，恢復了久經停頓的樂隊，出版『音樂月刊』，並刊行『林鐘』及叢書數種。在第一期的『音樂月刊』裏，我們讀到了這樣的記載：

『我們不要悲觀！』校長在補行開學典禮中對我們這樣說。今年也居然有開學典禮，真是意料不到的事，這是十月十八日午後的事。……他說『今年十一月是我們的音專建校十週年紀念的日期。回想以往十年中各種困苦艱難的情形，本來要在今年舉行一個規模較大而深刻的紀念會，這件事目前自然談不到了。可是，我們的校舍雖在炮火之下，我們已經把大部份的校具，全數的圖書樂器，都安全地遷出來了。……現在十週年紀念雖不能隆重舉行，我仍籌備在十一月舉行一個音樂會，一方面紀念學校，一方面以售票所得，救濟遭難同胞。……我們組織了一個樂隊，希望能夠常開演奏會，把收入盡數獻給慈善機關。……以前我們辦過『樂藝』和『音樂雜誌』，都中途停刊，不能繼續，但我們絕不可因此灰心，我們應當再接再厲，有一分可能，做一分事業，所以現在我們又來創刊『音樂月刊』。……總之，我們不要悲觀，我們要積極準備，我們要建設一個更偉大的音專！』

但上海不幸已淪爲『孤島』，音專的活動範圍日蹙，『

音樂月刊」出四期便無法繼續了。後來連「國立」的招牌也不敢掛，改名叫做「私立上海音樂院」，聘黃兆鴻先生為校董會主席，並以陳白鴻（即陳洪）為校務委員會主席，蕭老先生退入幕後主持一切。一度赴漢口（當時政府所在），經香港回滬時，在粵漢鐵路上遭敵機轟炸，幸未受傷。回滬後音專完全採取蛰伏姿態，蕭老先生雖常抱病，仍繼續講其「朗誦法」和「舊樂沿革」。（這兩種講義已油印成卷，惟未刊行。）

民國二十七年，「孤島」尚有船可通，音專同人多主張內遷，或先辦一分校於桂林，萬一在上海無法繼續，桂林方面立刻借屍還魂，絃誦可免中斷，惟計劃未為政府以採納，日後卒被摧殘，於今思之，誠千古一大憾事！

### 三 黯淡的一頁

民國二十八年，「孤島」上許多有血氣的人都跑光了，礮聲也愈離愈遠，「孤島」上頗有一點空虛寂寞的感覺。雙十節街上沒有人敢懸國旗。那天的中午，蕭友梅夫婦約好了陳洪夫婦，在亞爾培路上雅利餐館裏共午飯，慶祝國慶，同時也是慶祝他們兩對的結婚週年紀念日。蕭老先生上館子請客，這是很少見的，於是他申明這裏的道理，他說並不是慶祝什麼，實在是因為近來營養不良，未免口饑，故借此機會，大家吃一頓吧了。

民國二十九年，「孤島」上更難於應付了！應付物價便大不容易。學校經費雖略有增加，但薪水依然是那一點點，拿牠來對付當日的物價，「營養不良」又焉得不變本加厲呢！音專自從市中心遷回租界，兩年間又四易其校址：由徐家匯路而馬斯南路，而高恩路，而愛文義路，另在麥特赫斯脫路設秘密辦事處，「搬場是音專的家常便飯。」二十九年初常見蕭老先生着呢長袍，帶氈帽，裹圍巾，身長而頸似乎更長，手挾黑皮包，一副黑邊眼鏡，唇上一撮黑鬍子——這鬍子他從八一三留起，自稱為紀念鬍子——在靜安寺路跳下公共汽車，向麥斯赫脫路跳來，冒着北風，飄飄然像一根枯草。他踏進辦公室，坐下來，第一個動作便是掏出手帕來拭鼻涕。在各同事的印象中他整年在傷風。他的顴骨漸高，兩頰漸深，但仍常帶笑容，假門牙在黑鬍子之下顯得更白，嘴唇也失去了紅潤的血色。他的肺結核在蘊釀着爆發，「營養不良」得到了預期的效果。

同年的深秋，有一天他忽患感冒，發熱不退，起初疑心是「上海病」。但熱度退去復來，來而復去，不久復來。醫生勸他住進醫院裏去，他選官了一家比較廉價的體仁醫院。他住在三層樓一間朝東北的病房，依然每天記賬着學校的事，盼望每天有同人向他提出各種報告。

這時醫生已經禁止他開報。熱度表和脈膊表擾亂着各人的心，接着是驗血，驗大小便，照愛克司光，忙亂了一陣，再接着是打強心針，打葡萄糖針，輸血，又忙亂了一陣，其

實這些都不過是徒增病人痛苦的「人事」而已，慈悲的死神已經在等候他，任何「人事」延遲不了他們的會見。

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深夜，有人來敲我的房門，叫我馬上到體仁醫院。我起床披衣，在寒風中踉蹌奔至體仁醫院，見蕭老先生已經入於昏迷狀態，不斷地喘息着，喉嚨裏不時發出鴉鴉之聲。蕭夫人在榻旁泣不可仰。不久喘息漸平，鴉鴉之聲漸弱，僅剩鼻孔裏有一息尚存。他雙眼半閉，門牙外露，就在這狀態中他渡過了陰陽的邊界。東方的天空裏現出魚肚白的時候，值班的護士報告他已經斷氣，這樣平凡地結束了這位中國音樂界元老的辛勞的一生。

他死前二天和我作末一次交談。他懷念着着天氣那樣冷，學生們如何考鋼琴；他記起考試用的鋼琴旁邊有一個外通天井的門戶，門戶有一條長縫，北風可以颯颯地吹進來，吹着彈琴者的手，讓牠僵硬動彈不便。於是他關照必須用硬紙裁一紙條，把那條門縫封閉。沒有想到這一件事竟成了他的最後遺囑！蕭夫人告訴我，他說過這件事之後至死沒有言語，關於他的家庭，他沒有提到一個字，他也沒有預立遺囑。至於他的遺產，是兩袖清風。

#### 四 爲人一瞥

論蕭老先生的爲人，可用「正，直，細」三個字來說明他。「正」是公私分明，不偏不倚，這在他辦理事務上表現

得最清楚。音專的財政，也許是全國學校最清楚的一家。蕭校長除支薪外，還有六十元的辦公費，非法的利潤，在他認爲是一種最大的恥辱。在教務方面，他一向不徇私情。音專因爲全國只此一家，而且學額甚少，所以歷屆投考的新生特別多，而考取的每屆只有二十名。因此每次招考他都要收到許多介紹信，但無論是那一位達官巨公的介紹，他照例置諸腦後，所以音專的學生個個都有真才實學，有許多人以爲只要能音專招生的榜上題名，便已經是一種資格。

因爲「正」，所以養成他的「直」。他從來不敷衍了事，尤其是對於同事和學生。他又異常地心直口快，倘若你做錯了事，他必須和你談個明白，切實設法補救，決不拖泥帶水，將差就錯。了解他的人，都喜歡這一位真實的朋友，惟一般普通職員，或未免怪他不顧情面。音樂學生大多是感情熱烈的青年，對於這位似乎過份嚴肅的校長，也都感覺得不易接近，而難免有曲解他的地方。他的外表有一點不入時，他的服裝、容貌、談吐、舉止，以至於處理事情的方式，都令陌生的人發生一種遼遠冷漠之感，而其實，他是最親切不過的。下面特地抄錄他在病中致教務處函數通，便可見他對同學和同事的態度是如何親切了：

「查×××係舊制本師畢業，已修了分組必修科目五十學分，未知核算新制，該得多少？今欲再入本科，須照新制辦理。渠在學已滿五年，將來如不能修了高級，亦可修了中級，如認爲無須交教務會議解決，可以准其入本科。至選科生照章須候正

科有缺額而本校需要時方可取錄，但不妨先准其報名選科（不妨對其聲明不一定錄取）。前日所談之被改入額外選科者准其再來考一節，係指其上學期英文或國文無班可入或不及格者言，其完全因無希望（如無故一律缺席等）被處分者不在此例。此致

××兄

鶴八月十九日

『星期六上午有課之學生如每週許其往關心戲院聽樂隊練習，似于缺課有關係，但查是日有課者頗多高級生（尤其是理論學生），抑設法將上午功課移往下午？如何辦法請

酌可定也。此致

××兄

鶴十月十二日

××兄

頃見大著，後面末頁尚有空白，忽想起何不利用此地位將本校叢書書目排列入，藉資宣傳。但細查三十二種中忽發見××先生著的『詩學概要』已為商務印書館編入國學小叢書內，自不便再編入本校叢書，故實際上少了一種，好在 大著甚多，可否選出一種編入第三十二種或第三十種，便可不至漏缺。

（或即用『樂音與樂器』如何？）茲將書目送上，即候 剋安

弟鶴手啓十一月廿一日

昨日接×先生電話，據言：『欲在校授課而先生對他說已無空

閒教室，但禮堂除外。故欲徵求弟的同意可否以禮堂作為×君授課之用』等語。今晨來校見總時間表內第三號課室星期三六兩日只有琵琶一小時，似可設法挪開足够排×君簡別教授共十三小時之用，弟意禮堂只宜于全班上課之用，如用作簡別教授，則電燈煤炭定必增加許多，值茲經費拮据之際，在可以掙節範圍內似應盡力節省，諒

剋安

弟鶴留字廿三早十時

再：×君不日離校，新聘之職員現因患流行感冒症未能即日來校，在×君離校後新職員未到校前擬請×××君暫代辦借書事項，特此奉

聞

頃見教務處通告仍用蓋有校名之圖章，諒係書記所誤用。如無『教務處』圖章時，可即飭人做一箇，於發通告時以期劃一如何？

讀上面的幾封信，蕭老先生對人對事態度之如何親切，可以概見，無庸贅述。同時也可見他對於一切校務的關心無微不至。

一二八戰後蔣委員長會題『堅苦卓絕』四字贈音專，這正是對於蕭先生的褒揚。

先生死後，行政院有令曰：『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

友梅一生盡瘁樂教，成材甚衆，邇年在滬維持校務，艱苦奮鬥，積勞病故，彌深情悼，應予褒揚，並特發恤金五千元，以旌賢良。」

## 五 作品和思想

某一次教育部令各國立學校教職填調查表，表中有作品一欄，音專鋼琴系主任查哈羅夫在這一欄裏聰明地寫上了兩個字：『Good Pupils』。現在要是讓我們替蕭先生填寫這一欄，正可以仿老查的辦法，寫上『好學校』三個字。

上海國立音專便是蕭先生的代表作品。他是一個音樂教育的實行者，而不是一位藝術家。若把他的藝術作品和他的教育作品（包括學校與學生）相比較，則前者不但顯得數量貧乏，而且品質也不够高明。

蕭先生的著作的確無多，可列表如下：

### (一) 理論

『普通樂學』爲學音樂理論的初步教科書（商務）

『和聲學』爲初步和聲教科書（自印）

『中國古代樂器考』用德文寫，未出版

『舊樂沿革』音專講義，專出版

『朗誦法』同前

『國音歌韻』刊載于『林鐘』

### (二) 樂曲

『柳雲歌』前北京政府國歌

『春江花月夜』鋼琴舞曲

『新霓裳雨衣舞』同前

『楊花』歌曲集

我們應該重覆申述一句：蕭先生是一位音樂教育的實行者，而不是一位藝術家。至於他的藝術思想，他承認中國音樂比歐西落後了一千年，應該迎頭趕上去，盡量採用歐西音樂的長處以爲我用；完全放棄一班中樂家故步自封的『自殺政策』。他特用『舊樂』這名稱來代表目前的中國音樂，否定牠是『國樂』。二十八年他擬好一個復興國樂的計劃與實施辦法，定出下面的七條綱要來：

(一) 確定國樂之定義，並確定復興之步驟。

(二) 訓練學生，使之切實認清國樂之三個因素，區別其輕重，並教以如何將第二及第三因素隸屬於第一因素，作爲其軀殼與工具。（按第一因素爲音樂之內容，第二因素爲音樂之形式，第三因素爲音樂之演出。）

(三) 訓練學生，使之深切了解我國固有之德性及目下國情，培養其作爲中國現代音樂家必具的精神，思想與情緒。

(四) 訓練學生使之明瞭現代音樂形式，並教以如何將

其精神，思想與情緒，發揮於相當形式之中。

(五) 訓練學生，使之獲得演奏樂器及唱歌之技術，並教以如何應用技術以表現其精神，思想與情緒。

(六) 訓練學生，使之明瞭現代中國國樂與舊樂之不同，並啓發其創造新國音。

(七) 訓練學生，使從舊樂及民樂中搜集材料，作爲創造新國樂之基礎。

這七條綱要可以說是蕭先生致力於音樂教育的一貫方針，也可以說是他的音樂教育觀。他並建議於政府，延聘專家，整理舊樂以爲我國舊樂的豐富處，不在於理論樂律，亦不在於樂器與演奏技術，而在於詞章與曲譜，而歷代詞曲種類繁多，浩繁不亞於國故，必須由政府延聘專家數人，專司整理。惟此議未被政府採納。他也建議過派遣留學生往歐美研究製造樂器，建議書也僅在檔案中充作蠹魚的口糧而已。先賢鄭戴堉以最大之聰明確定十二平均律，著『律呂精義』及『律學新說』，具表進獻，結果僅遭『宣付史館，以備稽考，未及施行。』今之讀音樂史者，緬懷往事，感慨繫之；將來之讀音樂史者，讀至蕭先生之建議無效，當有同感。

## 六 尾聲

今秋偶經虹橋路，步入萬國公墓，找到了葉公綽先生所題的『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友梅博士之墓』，黃土半杯，一碑依然。萬惡的敵寇已滅，而先生未之知也。我不禁默爲禱告，並爲朗誦蔡前院長之『滿江紅』，諒先生最後數年間居恆悵悵之懷，可以一暢。詞曰：

『我中華，泱泱國，愛和平，禦強敵，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。

『獨立寧辭經百戰，衆擎無愧參全責。與友邦，共奏凱旋歌，顯成績。』

一轉瞬間，已逾三個月。我國勝利，亦已三個月有奇，而我提起筆來寫這一篇文字，真有如『萬感交集，無從下筆』。仔細把各種感想分析一下，集納一下，覺得我們的樂壇仍然需要有一位蕭友梅先生。

然而先生死矣！再近幾天便是他逝世五週年的紀念日，謹以這篇小文聊表紀念的心情吧，同時也希望『拋磚引玉』，有人來給他寫一本詳細的傳記，因爲蕭友梅先生的事業和爲人是值得後學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。